

词学通论
中国戏曲概论



文库

吴梅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非外埠



文库

词学通论

中国戏曲概论

吴梅
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学通论；中国戏曲概论 / 吴梅著. --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8.7

(大家学术文库)

ISBN 978-7-5705-0119-9

I. ①词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诗词研究—中国②戏曲—艺术—中国 IV. ①I207.23②J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5808号

词学通论

中国戏曲概论

CIXUE TONGLUN

ZHONGGUO XIQU GAILUN

吴梅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635毫米×960毫米 16开本 19.75印张 字数284.5千字
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0119-9

定价: 46.0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0604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8-21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大家学术文库”编者按

中国学术，昉自伏羲画卦，至周公制礼作乐而规模始备。其后，王官失守，孔子删述六经，创为私学，是为诸子百家之始。《庄子》曰：“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孔子歿后，儒分为八；墨子歿后，墨分为三。诸子周游天下，游说诸侯，皆以起衰救弊、发明学术为务，各国亦以奖励学术、招徕人才为务，遂有田齐稷下学宫之设。商鞅变法，诗书燔而法令明；始皇一统，儒士坑而黔首愚，当此之时，学在官府，以吏为师，先王之学，不绝如缕。至汉高以匹夫起自草泽，诛暴秦，解倒悬，中国学术始获一线生机。其后，汉惠废挟书之律，民间藏书重见天日。孝武之世，董子献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之策，定六经于一尊。其后，虽有今古之分、儒释之争、汉宋之异、道学心学之别、义理考据之殊，而六经独尊之势，未曾移也。

及鸦片战起，国门洞开，欧风美雨，遍于中夏，诚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当此之时，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，思有以自强；又羨于西人之政教修明，思有以自效。于是有“变法守旧之争”“革命改良之争”“排满保皇之争”，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，亦因之而起变化。清季罢科举而六经独尊之势蹙，蔡子民废读经而六经独尊之势丧。当此之时，立论有疑古、信古、释古之别，学派有“古史辩”与“学衡”之争，学说有“文学革命”“思想革命”“文字革命”“伦理革命”诸说，师法有“师俄”“师日”“师西”之分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

是，百家争鸣，复见于近代。

民国诸家，为阐明道术、解救时弊，著书立说、授课讲学，其学术思想，历久弥新，至今熠熠生辉，予人启迪。然近人著作，汗牛充栋，多如恒河之沙，使人难免望书兴叹，不知从何下手，穷其一生，亦难以卒读。因此之故，我社特精选最具代表性之近人著作 62 种，分为 6 辑，依次出版，俾读者略窥学术门墙，得进学之阶。此次选辑出版，虽未能穷尽近人学术之精品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然能示人以门径，使人借此以知近人学术规模之宏大、体系之完密，亦不失我社编辑出版“大家学术文库”之初衷。

此次出版，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，提升丛书品质，我社特对所选书籍做了必要之编辑加工。总体说来，约有如下诸端：

- 一、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；
- 二、核查各书引文，改讹正误；
- 三、规范各书之标点符号用法，为一些书加新式标点；
- 四、校改原稿印刷产生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脱字；
- 五、凡遇同一书稿中同一人名有两种及以上不同写法者，一律统改为常用写法。

除以上所举五点之外，其余一仍其旧，力求完整保持各书原貌。

然限于编者之有限学力，书中疏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祈广大方家、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。

编者

2017 年 6 月（农历丁酉郁蒸）

目 录

词 学 通 论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绪论 | 003 | 第 一 章 |
| 论平仄四声 | 009 | 第 二 章 |
| 论韵 | 013 | 第 三 章 |
| 论音律 | 019 | 第 四 章 |
| 作法 | 030 | 第 五 章 |
| 概论一唐五代 | 035 | 第 六 章 |
| 概论二两宋 | 0047 | 第 七 章 |
| 概论三金元 | 078 | 第 八 章 |
| 概论四明清 | 099 | 第 九 章 |

中 国 戏 曲 概 论

卷 上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|
| 金元总论 | 134 | — |
|------|-----|---|

诸杂院本 135 二

诸官调 145 三

元人杂剧 148 四

元人散曲 156 五

卷中

明总论 162 一

明人杂剧 164 二

明人传奇 172 三

明人散曲 184 四

卷下

清总论 190 一

清人杂剧 192 二

清人传奇 199 三

清人散曲 210 四

附录 顾曲麈谈

原曲 214 第一章

制曲 252 第二章

度曲 269 第三章

谈曲 278 第四章

词学通论

第一章

绪论

词之为学，意内言外，发始于唐，滋衍于五代，而造极于两宋。调有定格，字有定音，实为乐府之遗，故曰诗余。惟齐梁以来，乐府之音节已亡，而一时君臣，尤喜别翻新调，如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，陈后主之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沈约之《六忆诗》，已为此事之滥觞。唐人以诗为乐，七言律绝，皆付乐章。至玄、肃之间，词体始定。李白《忆秦娥》，张志和《渔歌子》，其最著也。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，如《菩萨蛮》是。又谓词之《瑞鹧鸪》即七律体，《玉楼春》即七古体，《杨柳枝》即七绝体，欲实诗余之名，殊非确论。盖开元全盛之时，即词学权舆之日。旗亭画壁，本属歌诗。陵阙西风，亦承乐府。强分后先，终归臆断。自是以后，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，竞相藻饰。调笑转应之曲，江南春去之词，上拟清商，亦无多让，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。握兰金荃，远接骚辨。变南朝之宫体，扬北部之新声。于是皇甫松、郑梦复、司空图、韩偓、张曙之徒，一时云起。杨柳大堤之句，芙蓉曲渚之篇，自出机杼，彬彬称盛矣。

作词之难，在上不似诗，下不类曲。不淄不磷，立于二者之间。要须辨其气韵。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，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。浅

者深之，高者下之，处于才不才之间，斯词之三昧得矣。惟词中各牌，有与诗无异者，如《生查子》，何殊于五绝？《小秦王》《八拍蛮》《阿那曲》，何殊于七绝？此等词颇难著笔。又须多读古人旧作，得其气味，去诗中习见辞语，便可避去。至于南北曲，与词格不甚相远，而欲求别于曲，亦较诗为难。但曲之长处，在雅俗互陈。又熟谙元人方言，不必以藻绩为能也。词则曲中俗字，如你、我、这厢、那厢之类，固不可用。即衬贴字，如虽则是、却原来等，亦当舍去。而最难之处，在上三下四对句，如史邦卿《春雨词》云：“惊粉重蝶宿西园，喜泥润燕归南浦。”又“临断岸新绿生时，是落红带愁流处。”此词中妙语也。汤临川《还魂》云：“他还有念老夫诗句？男儿：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，又没乱里春情难遣，蓦忽地怀人幽怨。”亦曲中佳处，然不可入词。由是类推，可以隅反，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。宋词中尽有俚鄙者，亟宜力避。

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目，始自《草堂诗余》。后人因之，顾亦略云尔。《词综》所云，以臆见分之，后遂相沿，殊属牵强者也。钱唐毛氏云：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；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；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，古人定例也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。所谓定例，有何所据？若以少一字为短，多一字为长，必无是理，如《七娘子》有五十八字者，有六十字者，将为小令乎，抑中调乎？如《雪狮儿》有八十九字者，有九十二字者，将为中调乎，抑长调乎？此皆妄为分析，无当于词学也。况草堂旧刻，止有分类，并无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名。至嘉靖间，上海顾从敬刻《类编草堂诗余》四卷，始有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目，是为别本之始。何良俊序称，从敬家藏宋刻，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，明系依托。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，于是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分，至牢不可破矣。

词中调同名异，如《木兰花》与《玉楼春》，唐人已有之。至宋人则多取词中辞语名篇，强标新目，如《贺新郎》为《乳燕飞》，《念奴娇》为《酹江月》，《水龙吟》为《小楼连苑》之类。此由文人好奇，争相巧饰，而于词之美恶无与焉。又有调异名同者，如《长相思》《浣溪沙》《浪淘沙》，皆有长调，此或清真提举大晟时所改易

者，故周集中皆有之。此等词牌，作时须依四声，不可自改声韵。缘舍此以外，别无他词可证也。又如《江月晃重山》《江城梅花引》《四犯翦梅花》类，盖割裂牌名为之，此法南曲中最多。凡作此等曲，皆一时名手游戏及之。或取声律之美，或取节拍之和，如《巫山十二峰》《九回肠》之目，歌时最为耐听故也。词则万不能造新名，仅可墨守成格。何也？曲之板式，今尚完备，苟能遍歌旧曲，不难自集新声。词则拍节既亡，字谱零落，强分高下，等诸面墙，间释工尺，亦同响壁。集曲之法，首严腔格，亡佚若斯，万难整理，此其一也。六宫十一调，所隶诸曲，管色既明，部署亦审。各宫互犯，埒有成法。词则分配宫调，颇有出入。管色高低，万难悬揣，而欲汇集美名，别创新格，即非惑世，亦类欺人，此其二也。至于明清作者，辄喜自度腔，几欲上追白石梦窗，真是不知妄作。又如许宝善、谢淮辈，取古今名调，一一被诸管弦，以南北曲之音拍，强诬古人，更不可为典要。学者慎勿惑之。

沈伯时《乐府指迷》云：“音律欲其协，不协，则成长短之诗。下字欲其雅，不雅，则近乎缠令之体。用字不可太露，露，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。发意不可太高，高，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”此四语为词学之指南，各宜深思也。夫协律之道，今不可知。但据古人成作，而勿越其规范。则谱法虽逸，而字格尚存，揆诸按谱之方，亦云弗畔。若夫缠令之体，本于乐府相和之歌，沿至元初，其法已绝。惟董词所载，犹存此名。清代《大成谱》，备录董词，而于缠令格调，亦未深考。亡佚既久，可以不论。至用字发意，要归蕴藉。露则意不称辞，高则词不达意。二者交讥，非作家之极轨也。故作词能以清真为归，斯用字发意，皆有法度矣。

咏物之作，最要在寄托。所谓寄托者，盖借物言志，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。“三百篇”之比兴，《离骚》之香草美人，皆此意也。沈伯时云：咏物须时时提调。觉不分晓，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，如清真咏梨花，《水龙吟》第三第四句，须用樊川灵关事。又深闭门及一枝带雨事，觉后段太宽。又用玉容事，方表得梨花。若全篇只说花之白，则是凡白花皆可用，如何见得是梨花？（见《乐府指迷》）

案：伯时此说，仅就运典言之，尚非赋物之极则。且其弊必至探索隐僻，满纸澜言，岂词家之正法哉？惟有寄托，则辞无泛设。而作者之意，自见诸言外。朝市身世之荣枯，且于是乎觐之焉，如碧山《咏蝉》（齐天乐），“宫魂”“余恨”，点出命意。“乍咽凉柯，还移暗叶”，慨播迁之苦。西窗三句，伤敌骑暂退，燕安如故。“镜暗妆残，为谁娇鬓尚如许”二语，言国土残破。而修饰容貌，侧媚依然。衰世君主，全无心肝，千古一辙也。铜仙三句，言宗器重宝，均被迁夺，泽不下逮也。病翼二句，更痛哭流涕，大声疾呼。言海岛栖迟，断不能久也。余音三句，遗臣孤愤，哀怨难论也。漫想二句，责诸臣苟且偷安，视若全盛也。如此立意，词境方高。顾通首皆赋蝉，初未逸出题目范围，使直陈时政。又非词家口吻。其他赋白莲之《水龙吟》，赋绿阴之《琐窗寒》，皆有所托，非泛泛咏物也。会得此意，则绿芜台城之路，斜阳烟柳之思，感事措辞，自然超卓矣（碧山此词，张皋文、周止庵辈，皆有论议。余本端木子畴说诠释之，较为妥当。他如白石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二首，亦寄时事。惟语意隐晦，仅“江国正寂寂，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”数语，略明显耳。故不具论）。

沈伯时云：前辈好词甚多，往往不协律腔，所以无人唱和。秦楼楚馆之词，多是教坊乐工。及闹井做赚人所作，只缘音律不差，故多唱之。求其下语用字，全不可读。甚至咏月却说雨，咏春却说凉（《乐府指迷》）。余案：此论出于宋末，已有不协腔律之词。何况去伯时数百年，词学衰熄如今日乎？紫霞论词，颇严协律。然协律之法，初未明示也。近二十年中，如沔尹、夔笙辈，辄取宋人旧作，校定四声，通体不改易一音，如《长亭怨》依白石四声，《瑞龙吟》依清真四声，《莺啼序》依梦窗四声，盖声律之法无存，制谱之道难索。万不得已，宁守定宋词旧式，不致僭越规矩。顾其法益密，而其境益苦矣（余案：定四声之法，实始于蒋鹿潭。其《水云楼词》，如《霓裳中序第一》《寿楼春》等，皆谨守白石、梅溪定格，已开朱况之先路矣）。余谓小词如《点绛唇》《卜算子》类，凡在六十字下者，四声尽可不拘。一则古人成作，彼此不符；二则南曲引子，多用小令。上去出入，亦可按歌，固无须斤斤于此。若夫长调，则宋时诸家，往往遵

守。吾人操管，自当搞从。虽难付管丝，而典型具在，亦告朔餼羊之意。由此言之，明人之自度腔，实不知妄作，吾更不屑辨焉。

杨守斋《作词五要》，第四云：要随律押韵，如越调《水龙吟》，商调《二郎神》，皆用平入声韵。古词俱押去声，所以转折怪异，成不祥之音。昧律者反称赏之，真可解颐而启齿也。守斋名纘，周草窗《寰洲渔笛谱》中所称紫霞翁者即是。尝与草窗论五凡工尺义理之妙。未按管色，早知其误，草窗之词，皆就而订正之。玉田亦称其持律甚严，一字不苟作，观其所论可见矣。戈顺卿又从其言推广之，于学词者颇多获益。其言曰：词之用韵，平仄两途。而有可以押平韵，又可以押仄韵者，正自不少。其所谓仄，乃入声也，如越调又有《霜天晓角》《庆春宫》，商调又有《忆秦娥》，其余则双调之《庆佳节》，高平调之《江城子》，中吕宫之《柳梢青》，仙吕宫之《望梅花》《声声慢》，大石调之《看花回》《两同心》，小石调之《南歌子》。用仄韵者，皆宜入声。《满江红》有入南吕宫者，有仙吕宫者。入南吕宫者，即白石所改平韵之体。而要其本用入声，故可改也。外此又有用仄韵，而必须入声者，则如越调之《丹凤吟》《大酺》。越调犯正宫之《兰陵王》，商调之《凤凰阁》《三部乐》《霓裳中序第一》《应天长慢》《西湖月》《解连环》，黄钟宫之《侍香金童》《曲江秋》，黄钟商之《琵琶仙》，双调之《雨零铃》，仙吕宫之《好事近》《蕙兰芳引》《六么令》《暗香》《疏影》，仙吕犯商调之《凄凉犯》，正平调之《淡黄柳》，无射宫之《惜红衣》，中吕宫之《尾犯》，中吕商之《白苧》，夹钟羽之《玉京秋》，林钟商之《一寸金》，南吕商之《浪淘沙慢》，此皆宜用入声韵者，勿概之曰仄，而用上去也。其用上去之调，自是通协，而亦稍有差别，如黄钟商之《秋宵吟》，林钟商之《清商怨》，无射商之《鱼游春水》，宜单押上声。仙吕调之《玉楼春》，中吕调之《菊花新》，双调之《翠楼吟》，宜单押去声。复有一调中必须押上，必须押去之处，有起韵结韵，互皆押上。宜皆押去之处，不能——牖列（《词林正韵发凡》）。顺卿此论，可云发前人所未发，应与紫霞翁之言相发明。作者细加考核，随律押韵，更随调择韵，则无转折怪异之病矣。

择题最难。作者当先作词，然后作题。除咏物、赠送、登览外，必须一一细讨，而以妍雅出之。又不可用四六语（间用偶语亦不妨）。要字字秀冶，别具神韵方妙。至如有感、即事、漫兴、早春、初夏、新秋、初冬等类，皆选家改易旧题，别标一二字为识，非原本如是也。《草堂诗余》诸题，皆坊人改易，切不可从。学者作题，应从石帚、草窗。石帚题如《鹧鸪天》“予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”云云。《浣溪纱》“子女须家沔之山阳”云云。《霓裳中序第一》“丙午岁留长沙”云云。《庆官春》“绍熙辛亥除夕，予别石湖”云云。《齐天乐》“丙辰岁与张功甫会饮张达可之堂”云云。《一萼红》“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”云云。《念奴娇》“予客武陵，湖北宪治在焉”云云。草窗题，如《渡江云》“丁卯岁未除三日”云云。《采绿吟》“甲子夏。霞翁会吟社诸友”云云。《曲游春》“禁烟湖上薄游”云云。《长亭怨》“岁丙午丁未，先君子监州太末”云云。《瑞鹤仙》“寄闲结吟台”云云。《齐天乐》“丁卯七月既望”云云。《乳燕飞》“辛未首夏以书舫载客”云云。叙事写景，俱极生动。而语语研炼，如读《水经注》，如读《柳州游记》，方是妙题，且又得词中之意。抚时感事，如与古人晤对。（清真梦窗，词题至简。平生事实，无从讨索，亦词家憾事）。而平生行谊，即可由此考见焉。若通本皆书感、漫兴，成何题目？

意之曲者词贵直，事之顺者语宜逆，此词家一定之理。千古佳词，要在使人可解。尝有意极精深，词涉隐晦，翻译数过，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，此等词在作者固有深意，然不能日叩玄亭，问此盈篇奇字也。近人喜学梦窗，往往不得其精，而语意反觉晦涩，此病甚多，学者宜留意。

论平仄四声

平仄一道，童孺亦知之。惟四声略难，阴阳声则尤难耳。词之为道，本合长短句而成。一切平仄，宜各依本调成式。五季两宋，创造各调，定具深心。盖宫调管色之高下，虽立定程，而字音之开齐撮合，别有妙用。倘宜平而仄，或宜仄而平，非特不协于歌喉，抑且不成为句读。昔人制腔造谱，八音克谐。今虽音理失传，而字格具在。学者但宜依仿旧作，字字恪遵，庶不失此中矩矱。凡古人成作，读之格格不上口，拗涩不顺者，皆音律最妙处。张缜《诗余图谱》，遇拗句即改为顺适，无怪为红友所讥也。拗调涩体，多见清真、梦窗、白石三家。清真词如《瑞龙吟》之“归骑晚，纤纤池塘飞雨”。《忆旧游》之“东风竟日吹露桃”。《花犯》之“今年对花太匆匆”。梦窗词如《莺啼序》之“快展旷眼，傍柳系马”。《西子妆》之“一箭流光，又趁寒食去”。《霜花腴》之“病怀强宽，更移画船”。白石词如《满江红》之“正一望千顷翠澜”。《暗香》之“江国正寂寂”。《凄凉犯》之“怕匆匆，不肯寄与误后约”。《秋宵吟》之“今夕何夕恨未了”。此等句法，平仄拗口，读且不顺。而欲出辞尔雅，本非易易，顾不得轻易改顺也。虽然，平仄之道，仅止两途。而仄有上去入三种，又不